

一本书

温情的弧光与怀旧的审美

□ 曹文君

《爱时光和大怪兽》是青年科幻作家阿缺中短篇科幻小说集,延续着阿缺的写作风格:温柔细腻的语言文字,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,带着悬疑色彩的情节,深厚浓郁的情感内核,极具时代特征的意象与元素,以及有意识的时空重构。这些风格要素形成了阿缺科幻文本独特的怀旧美学。

“怀旧”包含时空意义上的“重返”。《再见哆啦A梦》里,胡舟曾希望早点长大,逃离黏糊漫长的童年,因为“童年缓慢得如一只暴晒下的蜗牛,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”。《最后的怪兽》中,邓弘兴对父亲的误解让他独自在异乡漂泊,直至父亲去世才重返故乡。他在故乡找到的不仅有回忆,还有父亲不曾

提起的秘密和真相。《去星辰燃烧的地方》里,少女原本普通的暑假却因邻居陈约翰扑朔迷离的来历撕裂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隔膜。时空是一个看不见的巨弧,我们越是回到日日,便越是接近未来。

作者将这些故事放置在特定的科幻场景中,在顺叙和倒叙的过程中,让人物不知不觉进入到现在以外的情境。比如,村里的神秘水域连通着时间闭环实验室,时间闭环实验室又连通着可以改变的过去。海中的巨兽带着克苏鲁的意向,代替父亲成为保护神般的存在,当它巨大的身躯出现在上海的江海交界处,怀旧的观照距离与科幻的观照距离叠加在一起,如一场真实的旧梦,呈现出令人战栗

的美感。

在阿缺的笔下,《哆啦A梦》《奥特曼》《大话西游》《光环》这些经典的动漫、影视、游戏,其中的人物和情节,都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威廉斯·雷蒙斯认为,文化是一种基于唯物主义之上的生活方式,情感结构指代某个历史条件下作家与其他人的共同特征,是社会基本组成中所有元素特有的生活结果。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情感结构,它的形成源自文化与环境影响下的个体感受与身份认同。经典动漫、影视和游戏作品,成为影响几代人成长的流行文化,构建出个体间共同情感经验的框架,最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。阿缺发掘了这些文化符号,



并将它们作为科幻故事中唤醒读者与情感的认知支点。

情感结构诞生于经验与表达之间的鸿沟,具体到《爱时光和大怪兽》这本书,则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共同的文化经验与情感经验,以及如何表达当下普遍性精神困境之间的鸿沟。阿缺以科幻的方式,建造了跨越这一鸿沟的桥梁。他的温情科幻故事,直面并凝视一种精神困境,尝试从往昔中寻找、复盘那些具有确定性的珍贵情感与美好回忆。

来源:《文艺报》

书架

《此间鸟兽:文物里的中华文明》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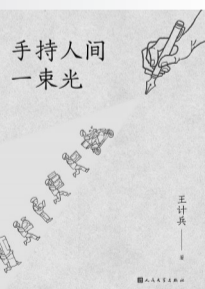


该书一共呈现了16种鸟兽,借助历史文献的解读,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中动物意象背后的故事,透过每一件文物上的动物意象,读者得以窥探不同时代古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。

《手持人间一束光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记录了诗人王计兵在卖骑手繁忙琐碎的日常之余,坚持用写作、用诗句记录自己与身边人的生活,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梦想的执着以及对社会和人性深刻思考。



《漫画新科技:元宇宙那些事儿》

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图文科普书,由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数字媒体等领域的科研专家解读元宇宙相关话题,展示高速发展的前沿科技。

阅读随笔

人类与自然:用树来表达

□ 李涛

说来也巧,在腾冲,我入住的这家酒店,咖啡厅、花园里都放着一本《瓦尔登湖》,主人的用意或许是希望客人能够放慢脚步,更多地亲近自然。既然自带了“精神食粮”,古老的高山榕下,我开始翻看《与树同在》。作者阿莱克西·热尼,一般读者也许并不熟悉,但他的小说《法兰西兵法》十年前就由余中先翻译成中文出版。2011年,阿莱克西凭这部作品获龚古尔文学奖,当时他是一所高中的生物课老师。

《与树同在》的第一篇名为《问树》,阿莱克西自幼在法国乡间长大,他把树当作朋友,常常

会问它们对生命的看法。树当然不会以人类的语言来回应,但此起彼伏的簌簌声——“一种用战栗和生长表达的语言”,却仿佛作出了回答。

作为一位“树语者”,阿莱克西显然不是将树木视为简单的自然景观,而是通过文学的力量,探索这些静默生命背后的故事。《在空心树里》,作者从少年时偶然进入一株400年的空心椴树,担心被树吃掉写起,到成年后的发问:进入其中能让我们更好地接近一个生灵吗?巧妙地融合了文学与科学,以细腻的文字探讨了人类与树木深远而独特的关系。

一页一页读下去,我对阿莱克西的写作意图越来越清楚,他试图让我们重新认识树木,意识到“树和我们一样是活的,只是活的方式不同”;他每每在谈论树木的时候,笔锋一转谈起了人类,诸如:“我们的根是什么样的?甚至再退一步说,我们有根吗?”他以树木为友,甚至说:“人类生存完全依赖植物,但植物可以没有人类。”阿莱克西的“问树”不时在一些篇什中出现,诗意的问答笼罩于全书之上,透露出文学的力量与生态诗学的追求,令人印象深刻。

来源:《文汇报》

书韵

对一朵花微笑

□ 刘亮程

我一回头,身后的草全开花了。一大片,好像谁说了个笑话,把一滩草惹笑了。

我正躺在土坡上想事情。是否我想的事情——一个人头脑中的奇怪想法让草觉得好笑,在微风中笑得前仰后合。有的哈哈大笑,有的半掩芳唇,忍俊不禁。靠近我身边的两朵,一朵面朝我,张开薄薄的粉红花瓣,似有吟吟笑声入耳。另一朵则扭头掩面,仍不能遮住笑颜。我禁不住也笑了起来。先是微笑,继而哈哈大笑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荒野中,一个人笑出声来。

还有一次,我在麦地南边的一片绿草中睡了一觉。我太喜

欢这片绿草了,墨绿墨绿,和周围的枯黄野地形成鲜明对比。

我想大概是一个月前,浇灌麦地的人没看好水,或许他把水放进麦田后睡觉去了。水漫过田埂,顺着这条干沟漫流而下,枯萎多年的荒草终于等来一次生机。那种绿,是积攒了多少年的,一如我目光中的饥渴。我虽不能像一头牛一样扑过去,猛吃一顿。但我可以在绿草中睡一觉。和我喜爱的东西一起睡一觉,做一个梦,也是满足。

一个在枯黄田野上劳忙半世的人,终于等来草木青青的一年。一小片草木会不会等到我出人头地的一天?

这些简单地长几片叶、伸几条枝、开几瓣小花的草木,从没长高长大、没有茂盛过的草木,每年每年,从我少有笑容的脸和无精打采的行走中,看到的是否全是不景气?

我活得太严肃,呆板的脸似乎对生存已经麻木,忘了对一朵花微笑,为一片新叶欢欣和激动。这不容易开一次的花朵,难得长出的一片叶子,在荒野中,我的微笑可能是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。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。

来源:《一个人的村庄》 江西人民出版社